

侠义皇子



I247.4
535

侠义皇子

刘景欣 李栖军 李鹏飞 整理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9·呼和浩特

侠义皇子

刘景欣 李栖军 李鹏飞 整理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海拉尔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6.375 字数: 348千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册

ISBN7-204-00589-9/I·97

定价: 5.20 元

内 容 简 介

清朝皇帝玄烨驾崩，遗诏传位于四皇子。皇十四子利欲熏心，改遗诏为十四子继位，篡夺了天位皇权。皇十四子登基之后，滥施暴政，排斥异己，疏君子，近小人。为巩固权位，无仁无义，杀戮同胞手足。皇十七子闻讯逃出了皇宫，落难于桃花镇华家村。从此更名改姓，乔装打扮，并教授了一批精明强悍的少年小徒。由于皇上密传谕旨，暗捕皇十七子归案。于是，官府四方探寻，八处追踪，皇十七子颠沛流离，屡经风险，带着众小徒，投“青云渡”，匿于“岭西浦”，险经“鹦鹉林”，陷落“沧州府”。之后，直奔京城，宿于“三元店”，隐于“关帝庙”，运筹于“普陀寺”，最后夜探王府，闯宫庭，暗杀皇上、王爷……

内容结构严谨，情节惊险曲折，语言通俗流畅，读来扣人心弦，引人入胜。

皇十七子



华光文

华梁



苗
正
义

曹
小
芳



张兴霸



目

录

- 第 一 回 隐名落魄桃花镇
收徒授艺华家村 (1)
- 第 二 回 众厮练艺突出怪女
泼皮诡计却落陷井 (14)
- 第 三 回 献谋划策女人出山
指迷问津小婢诉难 (27)
- 第 四 回 结连理凭父母之命
起灾祸由欺诈之言 (40)
- 第 五 回 曹逢时耿直家破亡
赖奸妇弄巧反成拙 (54)
- 第 六 回 许都头夜探桃花镇
王教头大闹华家村 (68)
- 第 七 回 遭暗器天玉命垂危
比高低官府出救兵 (81)
- 第 八 回 官兵蜂至群起拒捕
寡众悬殊终受缚继 (94)

- 第九回 无名氏巧摆迷汤 (107)
都头许宏私放国犯
- 第十回 华光文探监哭亲子 (121)
东方德夜捉皇王孙
- 第十一回 师父情切劫狱救徒 (135)
庄主心急松林遇险
- 第十二回 青云渡白茫茫险恶 (149)
隔渡香酒飘飘神醉
- 第十三回 巧装扮暗探众隐犯 (162)
却落水陷落庄主手
- 第十四回 大官人出马退捕快 (174)
高总督回府交苦差
- 第十五回 路见不平丁立拔刀 (187)
摆三龙阵金威施威
- 第十六回 入虎穴三英雄遭擒 (200)
离山寨梅花龙中计
- 第十七回 鸚鵡林暗投药入酒 (213)
愁鷹洞明焚于一炬
- 第十八回 刁龙侠义击官护民 (225)
刁风无辜冤入囹圄
- 第十九回 王剥皮枉法审公堂 (237)
索老头求友救同乡

第二十回	黑风岗村民惧怪兽 夹马沟双雄除恶虎	(249)
第二十一回	刁氏兄弟力斩三虎 皇十七子微服返京	(262)
第二十二回	金钩将军隐居他乡 卖艺师徒路剪不平	(275)
第二十三回	夜入府衙二贼盗印 县府门外皇子失踪	(287)
第二十四回	走京城半途陷沧州 俐言辞哄过蠢县官	(300)
第二十五回	小白楼通明无人影 苗正义药针灭知县	(313)
第二十六回	关塘堡群雄滴血誓 娘娘官大成逢巾英	(325)
第二十七回	赴京城同居三元店 探虚实夜闯庆王府	(338)
第二十八回	绪经楼秘密出文章 小徒弟私奔生危情	(350)
第二十九回	凶神恶煞黑汉阻路 寻觅十载党明复仇	(363)
第三十回	趋利弃义师生反目 离经叛道恶徒击师	(375)

- 第三十一回** 昔日学艺同师同室 (388)
今载分道操鏢操戈
- 第三十二回** 天罗伞两中梅花针 (401)
二师徒再探庆王府
- 第三十三回** 庙里府里冒险复往 (413)
明里暗里竟出怪象
- 第三十四回** 怀绝技总护师震服 (426)
报有日关帝庙罚徒
- 第三十五回** 酒席宴前大成悔悟 (439)
进府灭皇英雄筹措
- 第三十六回** 黑森林俊少年自尽 (451)
椿树庵娄廷玉受疑
- 第三十七回** 东藏西匿左呼右应 (464)
南堵北截天罗地网
- 第三十八回** 计万年妙计诳高手 (478)
云中雁失蹄遭软禁
- 第三十九回** 普陀寺谋划入官府 (490)
六俗僧神通闯大内
- 第四十回** 皇亲兄弟同室相煎 (502)
群雄荟萃气荡山河

第一回

隐名落魄桃花镇 收徒授艺华家村

夕阳，象害羞的妙龄少女，红透了整个脸，袅袅娜娜的向黛色远山掩去。近处，横躺着忽高忽低的土丘，懒懒的，毫无生息，有几株稀稀拉拉的小树插在土丘并不肥沃的脊背上，表现着这片土地还蕴育着生命。

忽然，从这片树林尽头传来一阵清脆的喧闹声，一群小厮正在那儿跌扑玩耍，好不开心，热闹。只有一个在旁边静静地站着，一双机灵的小眼睛不住地东张西望。这时，一个穿红衣的小厮从那一群中走了出来，向这小眼睛道：“喂，大柱官，你怎么不和俺们耍一会子去？”那小孩听了，只笑一笑道：“俺不，俺爸爸说定会来查俺空子哩，要是看见俺和你们一处耍子，又要敲俺一顿好的咧！”

那穿红衣的道：“你别拿二老挡驾，俺就不信二老就会象你大柱官说得那样厉害。前天，俺到前村去给陈大娘送东西，还碰到二老了呢，见着俺那般和蔼，却未见有你说得那么凶。来吧，我们大家要一会儿吧。如果来了二老当家的，就说俺等摆着你耍的，那二老也就不会怪你大柱官了。”

大柱官被他说的心理已经有了活动，又前后左右观望了一下，没有一个人影儿，才笑着向那穿红的小厮道：“俺就

依你要会子，可是，俺爸爸来时，你须替俺担当一些哩。”穿红的小厮笑着头不住地点道：“有俺！有俺！”又向那一群小厮们喊道：“你们都这里来，俺已求好大柱官和俺们耍哩。”那一群小厮听了，便都拥拢了来。

待到小厮们聚到一起，穿红的小厮道：“大柱官，他们便都来了，只待你吩咐怎样耍子。”大柱官道：“俺们今天还是玩一回打擂台耍子吧。”大家齐声叫好。当时便推了那穿红的小孩子做台官，大家都做打擂的。有个小厮在树林子里就地画了一个小圈子，作为擂台，大家又折了些树枝、竹片作兵器用。穿红衣裳的小厮把红汗褂脱去，露出一身贼亮贼亮的黑肉来。他把腰带紧了一紧，又提了一提鞋子，煞是象个摆擂的，丁字步往圈子中间一站，向那几个小厮一抱拳，说道：“众位请了。俺姓张，这张家镇有个小大圣张二秃的指俺便是。今天在这里摆上擂台，并无别的意思，只是想多交几个朋友。俺想天下把式都是一家，天下英雄多的是，想必都愿意来到俺这圈子里比试几下，胜得俺的，俺便拜他为师，若败给俺时，休怪刀枪无眼，手下无情。话已交代清楚，不拘那位，请过来试一试。”

听罢张二秃的话，一个穿蓝衣裳的小儿跳进圈里，也把手一抱道：“台官请了，俺叫小二郎方天玉，特来领教。”说声“请”，早一掌向张二秃门面劈来。张二秃侧身才躲过，方天玉一脚又到。张二秃急纵身跳起，方天玉一脚踢空，用力太猛，身子往后一栽，张二秃趁势在背上只一掌，早已将方天玉撮出圈外。众小厮一阵叫好。

张二秃脸不红，气不喘，在圈子里一站，高声喊道：“方才这位朋友功夫还实在不错，就是腿底下软一点，所以

被俺一时侥幸，将他撮倒，还有那位比他强个几分的，再难动手比个高下。”说犹未了，只听圈背后有人喊道：“台官，休要张狂，待俺来！”顺着声音又跳进一个穿白的小厮来，梳着一个冲天小揪，脸上是白里透红，好似画上画的胖娃娃一般，笑嘻嘻地向张二秃道：“请了。俺叫神童子周大成，也来领教你几招。”

两人各立门户，张二秃用了个双风灌耳，朝着周大成两个太阳穴打来。好个周大成，只把身躯一缩，张二秃双拳使空。周大成用双掌向张二秃两肋冲进，张二秃拧身坐腰，刚刚躲过，周大成又变成野马分鬃式，用单掌向张二秃胸部击来。张二秃用单掌一磕，周大成手已撤回。张二秃跟进就是一个劈掌拦腰劈下。周大成一个转身，用左手拦张二秃右手，又用右手使一个叉花炮锤向张二秃脸上打来。张二秃一低身，就势一个双跺子脚，向周大成大腿踢来。周大成腰上一长力，双足一甩，让过张二秃，就势一拳向张二秃头上打下。张二秃缩头，周大成一拳走空，跟着双脚向张二秃腰上扫来。张二秃窝腰让过脚去，趁周大成两脚尚未站稳，就势一领，顺手一推，周大成身子一晃，跳出圈外。众小厮又是一阵喝采。

张二秃虽然打倒了周大成，却已浑身是汗，气喘吁吁。他正待再交派两句，藉事休息，早已又跳进圈子一个瘦小枯干的小厮来，叉腰一站，向张二秃微微一笑道：“张台官连赢二位，功夫端的了得。俺兀自有些不揣力量，特来领教两招，请张台官手下留情。”张二秃道：“通上名来，也好动手。”那小厮道：“俺叫病诸葛尤锁头。请！”忽地双拳并举向张二秃面前挥来。张二秃才待用手去分他时，他的双手早已撤回，向当胸打去。张二秃急闪时，尤锁头早又把双手

撤回，换了双脚向张二秃裆下踢来。张二秃便不再躲他，只用左手向尤锁头门面一晃，右手便当胸一拳。那尤锁头身体真个十分灵便，收回双脚用左手挡过来拳，右手举起，才喊一声“着”，两个人里早倒了一个。原来正是尤锁头一只右脚被张二秃揪住，用手一撂，尤锁头吃力不住，一跤摔倒，忙站起来，脸一红，跑出圈去。大家又是连声地喝采。

张二秃一看，这一般人里，几个有头有脸有本事的，都输在自己手下，再有的几个，更不是自己对手，便站在圈子里微然一笑道：“众位还有再来比试几回的吗？如果没人再来赐教，俺便要收场了。”说时，刚要翻身去拾掇圈子里的树枝，竹片，却听背后喝道：“且慢，待俺来陪你走两着。”张二秃扭头一看，赶紧陪笑说道：“算了，算了，俺们这个，不过是玩耍的。大柱官的拳头，俺是吃过的，俺愿认输也就罢了。”华大柱笑道：“俺也只是与你作耍，请你过来一试吧。”张二秃见推脱不掉，便把拾起的东西重复放下，把衣襟又掖了一掖，笑着向华大柱道：“请大柱官手下留情。”说完，一蹲身，拳势一变，使出一趟地躺拳来。华大柱只笑了一笑，使出一趟最精练的劈掌来。两人走了二三十个回合，张二秃忽然把双脚一蹬，就地跳起，左手往华大柱面门一掌，右手一撑华大柱的腰，那只右脚便向大柱子小肚子踢来。好大柱，蹲身让过张二秃左掌，斜身窝腰躲过张二秃右手，双拳下砸，往起一挑，恰好张二秃脚到，华大柱用了三成力，喊一声“来得好”，张二秃早已摔到圈外。众小厮齐声喊道：“这才是好俊功夫哩！”

众小厮叫好之声未绝，忽听树林子里面一声喝道：“好大柱，竟敢在外面胡闹，还不快快家去。”众小厮全是一

惊，急回头看时，只见从树林里面走出一个人来，却认得正是华大柱的爸爸华二当家。张二秃赶紧陪着笑道：“二老当家，却恁地闲在，敢是从前村童老爹家下了棋来？”华二当家笑着道：“不是，不是，在你们这群小哥们未摆擂台之先，俺便来咧，在树林里看了半天打擂的了。张小哥拳脚好灵便，撂翻了好几个呢。只是俺来问你，你们拳脚这般熟练，兀谁教授你们来？”

张二秃看着众小厮，众小厮也干巴眼看着张二秃，便象木雕泥塑般，一个个开口不得。倒是那华大柱，看见爸爸虽然有气，却不象往常一般，脸上似乎总有一些笑容，又看到这般小厮兀自不答，惟恐爸爸吃恼，一时动起真气，便赶紧上前道：“爸爸，要问是谁教给俺们的武功，便是那天在前村要饭的那先生教的。”华二当家听道，忙问：“这位先生现在什么地方住？”张二秃见华二当家并不动怒，知道打擂一事不甚要紧，便赶着插话道：“二老当家，那要饭的先生住在前村陈大娘房子旁边小四大王庙里。”华二当家道：“你们便引俺去。”张二秃咕嘟着嘴道：“多半这时还不在家哩。”华二当家道：“却往哪里去？”张二秃道：“他还要出去讨饭吃哩。”华二当家道：“他教给你们功夫，你们便一些什么吃的都不预备，倒叫他自己到别处讨饭吃！”张二秃道：“二老当家说得好风凉话哩，俺们这些人不要说是家里拿不出，并且哪里敢向家里提一个字。除了大柱官时常送些他吃食外，俺们也时常偷些馍饼子送给他饱肚。只是那先生兀自好大饭量，他总是说今天将就了，从没有听他说吃饱过。”华二当家听着笑了一笑，又长叹了一口气，向那些小厮道：“现时天已不早，多半也许回来了，你们且引俺